原文出处：http://www.faridafahmy.com/reminiscing.html
中文翻译：Wendi Weng 和 Kay Chng

追忆

法丽达·法赫米的文章，2016年十月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很多时候会被问，“当初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想成为一个舞蹈家？”而我总是回答，“当我年纪还很小的时候”，然后就此作罢。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往往都会开始去回忆。近期，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渐渐的回想起我的童年。当我静坐下来细看那许许多多的旧照片，将它们整理分类，我家人的，芮达舞团时期的，还有芮达舞团之后的….我开始踏上了回忆之旅。许许多多的回忆就这样被带到了我脑前。有些还是相当的清晰生动，但其他的则是相当的模糊。

看着我年幼时的旧照片，我想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要动来动去”，“静坐不动”或“不要到处移动”。比我大六岁的姐姐，有很多时候都拒绝与我同睡一张床，她抱怨我一整夜都在踢腿。说的也是，我也确实经常在睡醒时，发现我的头位在床尾不在床头。

近期，我经常和我的一位比我大一岁的表姐聊天。在我们的成长期间，我俩非常亲密，很是要好。她让我回想起了很多很多.....显然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时光，而她竟然能在记忆中保留这么多的细节更是让我感到惊讶.....那段时间许多的记忆都回到我这里了。真的，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我记得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当我母亲跳着狐步舞或华尔兹时，我便会站在母亲的脚上，抱着她的腰一起跳舞。同样的，我记得奶奶盘腿坐在床上，仆人唱着歌，并在桌面上或平底锅上打着节奏，而我则跳“balladi”，我甚至还能很清楚地记得他们所唱的歌曲。

我还记得母亲为我做了一个“Fallahi gallabiyah”（女农家妇女穿的衣服）。衣服是黄色的，抵肩上还缝了黑色的天鹅绒丝带

我也有一个“Mandeel”（头巾）和“Tarhah”（头纱）。每当在社交聚会、派对或暑期度假时，我跳舞都会戴上它们。

我有两张珍贵的照片。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的一个晚上，我和母亲一起走着，她因某种原因感到不高兴，于是我便告诉她不要不高兴，因为当我长大后，我会成为一个大明星，然后给她买一辆凯迪拉克豪华轿车（Cadillac）。我之所以能这么清楚地记得那时所发生的一切，是因为母亲经常当着我的面重复我那时所说的给她的朋友听。1964年左右，当我成了芮达舞团（Reda Troupe）的第一个舞者并获得了成功以后，母亲开玩笑的戏弄我说，“如今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明星，那我的那辆凯迪拉克呢？”。我说，“在埃及并没有凯迪拉克， 即使有，我也买不起。”

究竟是什么使我能知道并打从心底里深信自己将会成为什么？是直觉，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还是一种潜意识?

我不知道。

很多人可能会说，世上有许多人实现了长大以后能够舞蹈的儿时梦想，曾经有至今还有，这是因为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里，舞蹈依旧受到人们的欣赏和尊重。曾经有至今也还有许多机会和场所，让舞者可以追求自己所选择的职业。但我儿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我那时根本就不知道，以总体来说，埃及人视舞蹈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活动，但同时却又蔑视专业舞者的事实。

埃及的贵族和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只允许他们的女儿参加为业余爱好者而设立的“西式”舞蹈学校。 在年终晚会上，也只有家庭成员和朋友可以观赏这些项目。我借用我的论文里的其中一段文，以阐明即使是埃及的教育精英，他们一般是如何的看待舞蹈。穆沙拉法先生（Mr. Musharrafa）于1947年在他的“现代埃及的文化调查”（Cultural Survey of Modern Egypt）中写：

“作为一项学校的活动，它主要是西方的：作为“摇摆”潮流的自我表现主义（“swing” Exhibitionism），它是一种产业的成品; 作为佛朗哥-阿拉伯（Franco-Arab）的歌舞表演，它属于旅游贸易；而作为一种土俗行为（native vulgarity），这是一种神经质活动…最近芭蕾也被引入了富人的女子学校。 ”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在各种的舞蹈学校学习。在那里，我学习了古典芭蕾、踢踏舞等的基本原理。事实上，我确实很喜欢，也跳的很好，但我感觉很不自在，我总是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舞蹈，似乎少了什么，但我那时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正当我在写着这几行字的时候，我记起了一次事件，那时的我应该大约十四或十五岁。在我们同是会员的体育俱乐部的多次业余性演出之一，当我与一个男舞伴一起表演一个伪（仿）西班牙舞蹈时，我因为真的感到非常的傻而开始咯咯发笑，很快的更是发展成一个不能停止的大笑。不用多说，我毁了那次的舞蹈。

正是在那几年，在那同一个俱乐部，我们遇到了芮达兄弟。 在那里，马哈茂德和我的姐姐娜蒂达（Nadeeda）相恋了，结婚了，而在三年后，我嫁给了阿里·芮达（Ali Reda）。在那期间，我们发现我们大家对舞蹈都有着同样的爱，也有着相同的艺术抱负和愿望。凭直觉，我知道马哈茂德·芮达（Mahmoud Reda），毫无疑问的，就是唯一可以让我以我一直想要的方式跳舞的那个人。

我记得在芮达舞团（Reda Troupe）的首场演出，也就是1959年8月6日之前，我们所耗费的那段很长的时间。我们（芮达兄弟和法赫米家族）在那数不尽的小时里谈论着埃及的艺术和文化，也谈论了我们人民的社会规范和传统。马哈茂德·芮达（Mahmoud Reda）是商业学院的毕业生，而阿里·芮达（Ali Reda）则非常深入的融于演艺界影视圈，再加上我父亲的智慧和经验，这使我们能够从艺术和物流的角度理解创立一个剧场舞团所需要的哪些。很明显的，当时年仅十八岁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的听并吸收我所听到的一切，始终都感到那么的热切和兴奋。最重要的是，有这些这么优秀的人在我身边，我感到踏实。

近来，每当我问自己，如果我们那时没有遇到芮达兄弟？如果我的父亲不是那么一个坚强、勇敢和心胸特别宽广的人？还有更多更多的“如果”？这些问题会令我感到有点多疑善虑。因为我们所知道的芮达舞团（Reda Troupe）就不存在了，而我也就不曾舞蹈了。我非常感谢我的梦想成真。直到今天，每当有人遇到我时，总是带着那么多的爱和尊重，让我倍感温暖。

最后，我非常希望你们，任何愿意分享的人，能与我分享，究竟是什么触发了你对埃及舞蹈的兴趣和对学习舞蹈的渴望。请牢记，无论你身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尽数的舞种 可供给所有的人。

Farida Fahmy（法丽达·法赫米）

至于任何的反馈、志愿者的文章翻译或是写给我们关于你自己埃及舞蹈的启发，请写信到office@faridafahmy.com

页面设计：Keti Sharif。 文章版权 www.faridafahmy.com ©